



1 5
1575
3



冊八  
業號  
函志

門 15  
號 1575  
卷 3

歸藏山  
房傳書

歸藏山  
房傳書

池北偶談卷八目錄

談獻六之四 凡四十一則

介推

傅山父子

蔡趙二相子

歐劉

諡文公

秦襄毅公年譜

蔣虎臣

孔明之學

穆文簡論王安石

山崎藏書

莊節王公傳

葉文莊論陶南村

孫壑

梅宛陵取士

烏程

二王公薦士

隱逸傳

王恭靖公逸事

穆文簡論格物

池北偶談 卷八目

王進士出處

楊文公

王東臯

宋開之

薛忠武

蘇章事

徐公長者

王倫

張尚書

盛王贊

高文襄

石塘

元法

張聰

陸完

史兵部

刻言行錄

伍寧方著書

金忠節

姚端恪

遵典集

張氏

雙烈

卷八目畢

池北偶談卷八

談獻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高都姪廷掄簡菴較——

介推

說苑介子推十五爲荆相堂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是又一介子推也

壯節王公傳

宋壯節王公復守徐州闔門死節宋史僅附書趙立傳亦不詳何許人一日讀劉昌詩興伯蘆浦筆記乃知公爲吾鄉人傳載世系官階始末甚悉筆記十卷乃萬曆中綏安謝兆由所鈔丹陽賀氏藏本流傳甚少因全錄之傳云公諱復字景

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吳國子博士祖珍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濮陽縣令。贈光祿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捐軀殉節。當如顏公矣。以門廕補官。試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之貴豪遇郊歲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賞賚。郡國效之。久之除京東輦運。遷京東轉運判官。按部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車慰謝。先是淄川苦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言。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為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臘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

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轉運使。朱勔以花石奉艮岳。多取漕艦以載。號直達綱。公曰。今寇起倉卒。飛輓繁困。而佞幸之徒。猶實苑囿惑上心。固執不與。勔譖於上。公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擢龍圖閣直學士。以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龍圖閣待制。宋史止稱此官。移知成都。興利去害。民繪像立祠刻石。高宗皇帝詔公知徐州。史云。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已上官階。俱不粘罕以衆數萬薄徐。徐城孤勢危。公合戰。數不利。遂閉城拒守。金人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中兵糧單竭。死者甚衆。敵勢益張。凡二十餘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巷戰竟日。屢不可禦。乃返州治。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以死報。今日得死所矣。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亡與焉。可獨殺我。

而舍僚吏與百姓一其帥凜然歎異曰使南朝皆如公我豈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北去公尚爲誰守乎公罵不絕口帥復說之曰必欲全活生靈請立降當爲易官封就知此州公罵曰汝勿誘我我誓有死耳帥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搥其口流血公含血噴之于倚在旁不勝憤突出見粘罕顧手無挺刃得布囊盛輒擲之中其旁千戶長斃粘罕怒執倚劓其心以祭千戶長欲懼公速降公不顧爲帥敲死闔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尸拜伏痛哭裹以裊襪藁葬於黃樓之側累斃以誌之敵退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諡壯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帛各二百疋初公未遇害筮而遇乾六體不變術

者曰滅門之象也公曰死生定數也苟獲死所敢逃乎卒時年五十二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號雙廟勅賜名曰忠烈史云

立廟

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邸肅恭僖

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王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不食三日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侂從高宗過維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衛軍舊隸公義不他屬願從侂高宗聞之詔於樞密院創計議官特命侂爲之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議成奏乞訪先臣遺骸優詔許之行至泗州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年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割地界貽書當路漕使訪公瘞所漕委幙屬王之翰往焉故跡漫沒莫得其處忽有老嫗指謂之曰君非求王待

制蔘所乎。其在此間。卽所指求焉。有豕豨然。蓋以獸互啓視。見大鼃覆其上。回視老嫗。化爲虎。撒籠取骸。聯絡不斷。如鎖子骨。獨一手指闕。之翰炷香禱。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觀者莫不歎駭。之翰易棺。斂敢於京師資聖院。後子孫徙葬於兗州萊蕪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田諤。扈從顯仁太后回鑾。侑子達。留淄川。一詩送諤云。兩地音塵隔死生。十年常效執珪吟。羨君已作遼東鶴。顧我空存魏闕心。日下旣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知音。倘憐萬里親庭在。爲向雲山處處尋。詩至而侑卒。已一歲矣。藍公佐使還。一日侍上語次。上曰。王侑有兒女否。奏曰。侑五子。流落中原。居江南。所生兒女。尚幼弱。上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十餘年。賜金帛遣

嫁。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按史附公於趙立傳。已非體。又剪無從考鏡矣。柳史可無作乎。

### 傅山父子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夢老比丘而生。生復不啼。一瞽僧至門云。旣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督學山西。爲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橐餽左右。伏闕上書。自其寬。馬君常世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劬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爲道士。裝醫術入神。有司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己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與范陽杜越君異。俱授中書舍人。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

子眉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常粥藥四方兒子共輓一車暮抵逆旅輒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否卽予杖

葉文莊論陶南村

孫大雅作滄螺集有陶南村傳載其不應制帥秦不華南臺御史丑驢辟舉張士誠開府姑蘇以軍諮屈之亦謝不往洪武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復以病免藝圃種菊有靖節之風又稱其所著輟耕錄文獻足徵其人品著述爲世所重如此乃水東日記謂書史會要爲楊文貞所不取又謂輟耕錄可鄙豈惡其人者惡及儲胥文莊亦有所不免耶何雌黃之過至此

蔡趙二相子

蔡條京之子撰西清詩話宣和五年或言條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奉旨特落職勒停見吳會漫錄后山居士集有與魯直書云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正夫挺之字也蔡趙輩勢能禁天下不敢習蘇黃詩文而不能得之於其子異哉明誠撰金石錄

孫塏

孫塏字艾菴浙人爲福寧總兵官吳萬福客閩逆叛於福州以書招諸大帥塏力勸吳公斬其使絕之發兵拒守而賊兵奄至吳公死之塏從死林舍人石來麟有詩弔之云誓師幕府勸移兵青史應傳慨名死節千秋比袁祭有教人笑嗜



淵生同時有橋水仁者字畱山無錫人古文有名爲制府范  
忠節公承謨客亦從死

### 歐劉

劉原父與永叔相友善然原父常言好箇歐九可惜不讀書  
仁宗嘗問宰執劉敞何如魏公極稱其才歐對曰劉敞文亦  
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後村江西道中詩  
云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歐公不讀書浩歎諸劉今已矣路  
傍喬木日蕭疎

### 梅宛陵取士

元人劉性作宛陵集序云仁宗嘉祐二年歐陽公知貢舉梅  
聖俞爲試官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鄆張氏河南  
程氏皆出其間葉石林詩話謂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  
由及曾子固皆在選中今人止知蘇曾爲歐公門生不知張  
程二氏皆出其門矣又東坡兄弟生平於六一師弟之分極  
深然於宛陵祇稱梅二丈亦所未解

### 諡文公

劉後村云諡古也複諡非古也封演云諡二字者一字爲文  
一字爲質世言歐陽永叔卒將諡文常秩時爲太常博士議  
當諡文忠或謂必畱此以待介甫已而果然然唐宋以來諡  
文者獨韓退之朱元晦爲不愧他如白居易李翱陸希聲權  
德輿楊億王安石姚燧歐陽玄輩皆諡文亦未盡允也獨孤  
及云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

湯文武不如威烈慎觀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秦莊襄楚考烈也唐人論如此則謂文必優於文忠亦未必然初元晦議諡文忠劉後村時年十七代其父尚左作駁議因止諡文其略曰正主庇民之學鬱而未伸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諡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有諡議見後村集第二十五卷

烏程

予鄉長山劉青岳相國崇禎間歿於戍所予內大父張忠定公<sup>延</sup>及諸鄉大夫於朝房候烏程相祈代題給勘合溫不可比入閣即日具揭次日而准給勘合之旨下矣楊島岫宮諭<sup>上</sup>玉堂薈記載此事云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也

秦襄毅公年譜

康熙癸亥冬十月偶從同年汶上岳給事鎮九<sup>峰</sup>得單縣秦襄毅公<sup>絳</sup>自撰年譜一卷乃公八十歲以戶部尚書家居時自述時嘉靖十七年也晉東新纂通志出庸妄之手前代名臣如公及曹縣李襄毅公秉沂州王恭靖公璟皆削其名氏不載日今奉旨修一統志將何所據為文獻之徵耶因寓書高侍郎念東俾與巡撫徐中丞敬菴<sup>旭</sup>言之而錄公言行數則於左方以補言行錄之闕云○為御史數忤內官謫沅陵縣北容驛驛丞都御史軒公上章為予分辨留中不出同僚或謂予曰足下何以處此官予曰事上臨下素位而行持節守廉誓死不改○景泰七年年三十一在北容構茅屋三

間題其扁曰安遇日讀五經諸史日夕汎江以漁釣爲樂又於軒前自題聯云處困而亨有言不信予爲御史時量編不能容物由此一謫器量漸宏去就漸輕識趨漸明雖一時謫官而得終身受用天未必無意也○天順元年遷知雄縣治民惟用絜矩二字御史惟用易大畜積豕之牙一爻至於刑罰一以欽恤爲主忠國公石亨令人來討雄縣南壇舊基許以知府予不從人皆尤予未一載亨事敗出其門者皆坐嚴譴○有京差捕獵內臣害民予執法禁革誣奏繫御史獄雄民擊登聞鼓代訴者五千餘人調府谷縣縣乃極邊戎馬之地予亦不敢鄙夷其民修學廟以興文教築城堡以嚴邊防里甲公用錢每人一年上戶不過二錢○八年巡撫徐公廷

璋保任葭州知州釋寃濫寬租賦五七日不用鞭扑同僚退而笑之予曰本州負稅事有所由正當徵收時吏書兵隸投託催糧惟事求取民旣納賂得有所挾因而延緩是豈徒民之罪哉時在坐致仕官數輩皆爲泣下○成化元年在葭州欲以二月十三日齋沐祈雨有父老百餘詣縣告曰本州邊地苦寒每歲至四月方有雨此時祈雨徒勞心耳予曰天道焉可知也至期行香焚檄十五至十七連雨三日予乃發粟賑貸給民子種通借牛具民大悅四月麥苗將黃乃選差公當老人催徵五月十五日催完發運六月初三日告繳通關在葭七月里甲公用每人止用銀六分禱雨四次輒應或以事出境公幹百姓聞予將回則喜曰雨來矣○巡撫項公忠

秦子才堪治繁調秦州道經西安項公謂子曰秦民難治皆以刁民作梗爾到彼有此等卽打死申來子曰刁民人皆惡之所惡不同上司於刁民則惡其害人州縣官於刁民則惡其害己但患御之無道耳苟御之有道刁民將化爲良民若專事誅鋤反使貪官得計耳項公笑而不言到秦一年三年拖欠糧草皆完健訟與盜賊斂跡項聞之喜曰秦州得人矣里甲公用錢上戶一年不過銀二錢○秦州有囉哩戶乃回回別種漢人不與通婚姻自相嫁娶有以兄弟娶姊妹者有以姑姨配甥姪者予訪得清水秦安等縣亦有囉哩乃移文各縣令其共爲婚姻秦俗尚鬼每歲清明日各辦花山喪儀費至三四千金臨期於城壕拾取死囚骨殖棺斂葬之云不如此則厲鬼降禍予嚴禁之曰爾民遇節棄祖墓不拜掃却妄費財物詭事禱鬼何耶使禱果能爲禍予願以身當之此風遂息○服闋秦人三疏保雷吏部不准秦人曰哭於東拱辰門吏部不得已將見任奏調別州仍授予秦州郭定襄伯贈行詩云早登金榜列儒紳誰不爭先覩鳳麟曾以霜威消瘴癘還將和氣布陽春廟堂正擬徵黃霸父老俄聞借寇恂不獨兒童騎竹待郊原草木亦欣欣

二王公薦士

宋王文正公在政府謹惜名器叙進材品使人各得其所雖拂於己者亦不以私廢公王沂公當國未常顯拔一人范希文以爲言公曰恩若己出怨將誰歸二公真古大臣之風下

此則朋黨而已又下此則賄略而已

蔣虎臣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趙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耽禪寂  
不茹葷酒祖母夢峨眉山老僧而生生數歲嘗夢身是老僧  
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遶之自伸一足入泉洗濯其上高  
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談禪年十五時有二道人  
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峨眉二百餘歲恐其墮落云久之乃  
去順治丁亥先生年二十三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入翰林二  
十餘載率山居僅自編修進修撰終於史官性好山水徧遊  
五岳及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虎晚自史館以病  
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峨眉山以癸丑正月卒於峨  
眉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  
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嘗自謂蜀相將宛之  
後在蜀與修四川通誌以琬故徧叩首巡撫潘臬諸司署前  
其任誕不羈如此

隱逸傳

宋史隱逸傳載神放而遺郭延卿延卿少與呂文穆張文定  
游隱居水南錢惟演雷守西京常率歐尹諸公訪之舊唐書  
陽諫議入隱逸元史余闕不入忠義皆不可解

孔明之學

徐莊裕公問讀書續記云漢儒爲學能見得靜字惟孔明一  
人學以廣才靜以成學等語亦得規模領要

王恭靖公逸事

徐莊裕問讀書續記所載名臣六十四人中清古一條云王  
 璟字廷采山東沂州人左都御史為巡撫坐忤權要免官後  
 起為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正德末士大夫當權豎亂政之後  
 多營私殖政以賄成公門下不受私謁澹然如布衣時家無  
 僮僕之奉田園之適惟讀書課子孫而已去之日言官惜而  
 留之公嘉靖中謚恭靖近見新修山東通志削去公及李襄  
 敏公秉秦襄毅公絃名不載因詳著於此李公謚諸書皆作  
 襄敏葉秉敬謚法

考作  
襄毅

按恭靖公一字東臯成化進士以清節著聞擢南臺御史改  
 北巡視保定諸郡進光祿寺卿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浙

東大饑被命賑濟所全活四十萬人巡撫保定乞罷皇莊以  
 甦民困孝宗嘉納之正德丙寅入協理院事忤逆瑾矯旨罷  
 瑾誅起撫山西時流賊入河東設險防禦多所斬獲名為吏  
 部侍郎左都御史掌院事風裁清峻朝廷倚重之嘉靖初進  
 太子太保乞歸卒○公未遇時肄業琅琊山寺夜半有巨手  
 自窻入類人掌而有毛公取朱筆書一山字於上怪哀號乞  
 免且言公貴人異日當至都憲公復援筆書一山字於下怪  
 乃得出○公為諸生與友人胡某同讀書別業夏夜胡母苦  
 熱公輒言涼因易地而寢胡覺清風徐來都忘炎暑忽聞有  
 人語曰此非王都憲乃胡教官耳叱之不見遺二蓮葉於榻  
 前○公赴省試在途為雨阻三日逆旅主人子婦為狐所祟

忽三日不至問之曰王公在此故不敢耳比公歸主人以告求爲除之公書王塚在此四字令置壁上狐遂絕跡○公諸生時夜讀書有嫌家持槍隔窗刺之公走避得免月下窺知爲某閱三十餘年未嘗告人公後顯貴其人以俵馬差累求救於公公略無難色但笑曰某日夜若刺我死誰當救汝此後慎勿害人其人感泣謝罪其厚德如此

穆文簡論王安石

堂邑穆文簡公孔暉弘治中鄉舉領解出王文成公之門爲理學大儒然其學多入禪宗其古文精勁自子書出可匹崔文敏公後渠如送沈朝綬送王如行諸序可見予尤喜其與武城王文定公道論王介甫書今錄於此孔暉頓首純甫先生

足下昨在陽明先生坐上同觀象山荆國祠堂記予時未敢謂然者必象山之意多爲荆公恕不爲人之社稷計不爲天下生靈憂不爲後學慮恕一夫而不憫天下後世此何心哉不然乃象山之偏見自喜也將以正名定罪釋天下蒼生之憤爲社稷大計不當姑隨也大舜殛鯀於羽山鯀之惡不大於安石安石之罪浮於鯀予謂以安石擬鯀可也鯀名重安石亦名重鯀悻直自用安石亦悻直自用鯀圯族安石亦圯族鯀墮汨安石亦墮汨鯀不能除天下之害亦不能成功安石禍及天下生靈生靈何辜宋之元氣遂不復振其罪尚爲不浮於鯀乎夫以傾人社稷流毒四海者尚取其志堯舜當取鯀之志矣何者鯀之志欲平水土也孟子曰食志乎食功

乎安石之操介在古人一節之士甚多未可以一節而撝元惡也非聖人無法聖人作春秋以訓萬世安石獨廢之此不容誅矣安石秉周禮蓋功利之心勝也何者周禮之政天無曠時地無曠利人無曠力此聖王所以富天下者盡三才之道者也安石慕其近似專以利言又無管仲之才所以萬無一利而害不可勝言矣天下以爲君子者安石惡之天下以爲小人者安石好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此之謂拂人之性辟則爲天下僂矣欲恕安石者是求爲過高之論恐誣後學不淺不審聰鑒以爲何如孔暉頓首

穆文簡論格物

穆文簡大學千慮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註此朱程以前書乃訓詁之最古者以其書久廢故見之者鮮考之內典隋智顛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內格量字甚多此又在唐以前者大莊嚴經論云況復如來德何可格量格量之義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見意雖暗合而解釋弗暢故使聖經難明然其爲說合於聖門無疑豈前人所及哉問格之訓至可終廢乎曰不可當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其義始備此解甚新然文簡學近於禪亦可見

三進士出處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予同年任暄猷杞縣人明末團結鄉勇以禦流寇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邊伯 豫



王下江南投誠遂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復  
中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一吳李芳邵陽人崇禎  
己卯舉人粵西時官至左都御史投誠願以科第進中康熙  
甲辰進士一錢世燾五河人南渡爲副總兵官旣而爲浮屠  
久之復補諸生中康熙庚戌進士年已七十餘未幾卒

楊文公

宋王文正公嘗言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  
欽佩斯言云云文公爲文正誦法如此而石介作怪說乃謂其  
盡壞聖人之道詎不諱哉

王東臯

湯陰王東臯伯勉官文選郎中清介有執持爲本朝吏部第一

嘗語同官尹瀾柱

源

曰宋岳忠武王吾湯陰人也王之言曰

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言惟求無愧耳又  
曰作吏部無他才能只須守定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八字

宋開之

王在吏部同時以清直稱者南宮宋開之

文

亦以文選郎內

陞歸臥不出魏環溪

象樞

疏薦之起鴻臚寺少卿庚申四月光

祿寺少卿缺人應宋序轉適光祿正卿亦缺特旨以宋爲

正卿後至刑部侍郎卒諡端懿

薛忠武

明鄞國忠武公薛祿膠州人其父居海島爲人牧羊時聞牧  
處有鼓樂聲出地中心識之語忠武兄弟曰死卽葬我於此

後如其言葬焉。已而勾軍赴北平。其兄不肯行。忠武年少請往。後從靖難師。累功至大將軍。封陽武侯。追封鄴國公。其地至今號薛家島。

### 蘇章事

宋人小說載坡公與章惇題名石壁事。頃見耆舊續聞。又一事極相類。子厚爲商州推官。子瞻爲鳳翔幕簽。因差試官開院。同途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馬往觀。去虎數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取銅鑼於石上。戛響。虎遂驚竄。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舊聞。乃攜李項氏抄白本也。

### 徐公長者

宣城徐翁尚書元。太父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御史。受辱扑責。羞憤自免歸時。尚書與弟通政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忽忽不樂。尚書兄弟跪請其故。曰。而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述受扑。直指事復。流涕不已。尚書兄弟曰。兒輩不類。自今願力學。以慰大人。心願勿悲也。乃發憤下帷。兄弟相繼登第。尚書謁選。得某府准官。卽直指之家也。心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戚友畢集。候翁出。稱觴。翁稱疾。堅臥不起。尚書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爲。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爲小吏。當日誠不爲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扑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開心告之。盡捐夙嫌。

是吾子也。否則非吾子也。尚書唯唯。翁乃起盡歡而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尚書來恐甚。郊迎盡禮。尚書首述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耋。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此與蔡確又黃裳瀕死屬其子必報陳氏。確既登政路。遂以事寘恭公子世儒。極典賢不肖霄壤矣。

王倫

王倫宋臣。其死不失為忠義。金史不應載。且與宇文虛中同貶。尤非是。

張尚書

堂邑張蓬玄鳳翔。自明時已為尚書。入國朝為大司寇。年已七十餘。一日侍宴。上前下階而仆。世祖命內侍掖

以行。出長安門。尚有詔追問能騎否。徐諷令以禮致仕。遂進所撰禮經樂經而去。張公在明時為東林所推。嘗自作年譜。謂甲申之變欲死而不得。吏部侍郎孫二如昌齡謂己曰。箕子不死者以洪範也。公有豐稟。二經道統在焉。亦箕子之九疇也。何必死。

盛王贊

寶應喬聖任可崇禎中。以御史按浙江。至金華。遇山水暴漲。舟不得進。索挽舟者。縣令盛王贊呼曰。農忙矣。令請以身挽。喬遂改而陸行。仍薦之於朝。時兩賢之。此與唐何易于事相類。

高文襄

新鄭高文襄批為相恣橫已甚至以賜卹大禮大獄建言贈楊忠愍諸臣官起用葛端肅趙文肅諸公指為徐文貞之罪其疏有曰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先帝之臣遺諸皇上者也而乃敢於悖君臣之義傷皇上父子之恩非所以訓天下也云此與章惇一輩小人倡為紹述之論者何異

石琚

玉堂嘉話載金丞相石琚致仕居鄉聞司隸呵導過門即起立客曰丞相何為如此公曰參軍雖微朝廷命官也吾敢不敬先曾祖司徒公居鄉亦然

元法

元宋子貞作耶律文正公神道碑云河南初破被俘擄者不可勝計及大軍北還逃者什八九有詔停畱逃民資給飲食者皆死論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并連坐由是百姓惶駭公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安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

張璪

教宗孝靜皇后崩禮官議當循累朝故事后諡用十二字張璪獨謂當用四字其黨霍韜亦非之卒用八字璪尋以病告歸他日世宗與李文康公時言及此事亦以為非是璪以庶僚職致宰相惟敢於負孝宗敢於犯名教而不之恤衛已售矣以故主之嫡后骨肉未寒雖數字之虛文亦斷斷持之徒

欲以仇孝宗者媚世宗而卒爲世宗所薄小人用心竟何益哉

陸完

吳中士人多私其鄉之先達時有曲論如陸完黨於逆濠最爲姦邪有某者送錢牧齋宗伯入朝作古詩數篇歷述吳中先賢致期望之意陸與焉此詎可欺天下萬世乎

史兵部

口邑舊令史公諱能仁河南鹿邑舉人崇禎間來爲縣清正而才剛柔互用至今尸祝之庚辰辛巳歲大祲人多流亡時巴境甘露降於林木地生羊肚菜公賦詩曰上天降甘露遍地生羊肚饑食羊肚菜渴飲甘露乳涕泣告吾民慎無去鄉土真仁人之言也後調繁滎川遷兵部主事去順治辛卯復土縣雖三尺之童亦束炬歡迎三十餘里不絕可稱循吏矣

刻言行錄

元嘉靖中錢文信公集乃鄆懋卿所刻宋明名臣言行錄  
延元所刻而序則出南樂魏相手筆其行見故相某以書誡其孫諄諄以忠孝爲訓而考其平生大相刺謬亦類

伍寧方著書

吳人伍寧方袁萃撰林居漫錄彈園雜志續眉山論諸書攻今三才自比於蘇明允辨奸論而其於當時臺諫所推重定

國是者則徐紹吉徐兆魁邵輔忠劉廷元數人也其後熹宗之際皆為闖黨兆魁廷元至大司寇輔忠至大司馬紹吉至都御史崇禎初定逆案數人皆褫職定罪是時袁萃已前歿矣至其書并攻孫立亭呂新吾諸公語尤狂悖

### 金忠節

金忠節公鉉素精易理讀邵康節先生集手書於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勿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然畢吾世至甲申三月以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盡節玉河時有中官呂胖子同死二公骨不可辨其家人遂同葬玉河之岸焉公少好誦鄒汝愚先生詩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人

何用苦相驚後果一十八歲領順天解忤璫削籍大節視汝愚無愧云

### 姚端恪

刑書桐城姚端恪公文然真實經濟人也其好生之念尤出天性常拈句云嘗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命諸子各錄一紙粘於壁淄川高世豪公戊子所得士也任南鄭令卒官通官糧二千餘兩妻子十三人例當沒官公捐貲數百援復釀金代輸高妻子竟獲免好行其德皆此類公戊子典山東試闈中得先考功兄卷異之曰他日必為風雅名家

### 遵典集

遵典集亦伍袁萃撰所取章疏大抵黨邪醜正如趙興邦攻

湯兆京孫居相元詩教攻孫瑋周起元徐兆魁攻顧憲成孫光裕攻高攀龍岳元聲趙興邦攻呂坤韓浚攻劉宗周姚宗文薦徐大化胡來朝薦邵輔忠徐兆魁皆推爲千古公論而劉光復輩之論李三才尤詳哉言之光復揭內訾及福清并及先少師謂少師以位育顏三才之堂去有餘倖其詆毀君子可謂不遺餘力至所標榜如邵趙二徐及劉廷元周應秋呂圖南輩皆逆案中人而周忠惠劉念臺諸公之死卒與日月爭光桀犬之吠於君子何損毛髮徒自穢耳若先少師之見毀於光復先方伯之被擯於元韓今日觀之何帝華衰乎袁萃自負乾坤正氣然乎否耶

張氏

甲寅閩賊作亂有陳某妻張氏早孀撫孤十二年矣賊至題詩壁上句云乾坤此際當自決遂雉經思南守陳君某爲作傳

雙烈

靈璧有諸生王餐秀者生二子長已娶而病其婦某氏侍湯藥五年終始如一日疾亟既視含殮畢遂縊死其季未娶亦病婦某氏女也隨其母來省夫疾遂不肯歸父母趣之歸曰身已字人嫁不嫁等耳病如是而秦越人視之乎遂侍左右五日夫死亦自縊殉之知縣馬君驄御親詣其家弔祭

池北偶談卷九目錄

談獻六之五 凡五十三則

魯仲連

轅固

李顥

劉念臺先生

沈文端公

商丘三張

常給事

李忠定公

秦檜復諡

王東臯逸事

癖

孫文定戒子

楊國忠

成相國二世厚德

翰林建言

韋蘇州

葉忠節

姚平仲



郭希顏邪說

邊尚書

王文成

仁宗徽宗

蘇叔黨大節

武陵起復

真諦

浙江人物

兩薛居正

神魚井

野紀矇搜

吳康齋李文達

司空表聖

峴山幢宋人題名

蘇汝霖陳光龍

王秋澄

王邦直

楊襄毅

大椿堂

黃詩

兩蕭后

王若之

徐鉉

李師中

馬驪

蕪湖烈婦

二尹

張昭

圖文襄厚德

鈞陽二老

光孝寺鐵塔文

三帝陵詩

至誠

朱忠莊公遺疏

在疚記

卷九目畢

池北偶談卷九

談獻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高都姪廷掄簡菴較

魯仲連

新城東北錦秋湖上有魯仲連陂傳為魯仲連所居按前書魯仲連子十四篇在儒家

轅固

新城有地名牛固相傳轅固故里也未知所據前書藝文志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轅固齊人說詩獨不見於班史史但云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云

李顥

种放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菽一盤詩一章贈放云接得山人號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菽無多味我是三迨處士孫宋史列放隱逸傳中予嘗非之若此君差無愧耳近蓋屋李顥兩經徵聘不出有古人之風顥以理學倡導關中

劉念臺先生

劉念臺先生居常敝帷穿榻瓦竈破釜士大夫飾輿騎而來者多毀衣以入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布價頓高會稽令趙士諤問疾至榻前見其單陋出而歎曰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萬曆丁巳京察韓浚劉廷元尋怨東林士諤時

爲考功爭之曰劉大行之清修人所不堪此諤所親見者乃止給事中徐耀使浙渡江來見先生辭之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洲不得見大聖耀如徒返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之其爲世所企慕如此黃少詹石齋祭告禹陵事竣謁先生及門者三先生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石齋聞之卽行○海寧吳忠節公麟徵初第時常夢至一古寺有角巾而書碑者所書乃文信國零丁洋詩問之旁人曰山陰劉宗周也後二公先後殉國

沈文端公

商丘沈文端公鯉家居生日族人上壽時明神宗遣使存問從弟某私語公曰兄位宰相蒙恩存問而群從子姓濟濟如

此可謂盛矣。公愀然久之曰：弟以爲盛，吾方憂其衰耳。弟愕然問故。公曰：吾鄉宋立菴太宰纁家法可敬，彼方當貴盛，吾家不及也。頃立菴生日，吾預其家宴，座中子弟數十人，不聞飲啖聲。昨吾生日，見諸子弟飲啖，不顧長者家法如此，是以知其衰也。後沈再傳遂不振，而宋莊敏公從孫文康公權位宰相，文康長子中丞榮，今爲江蘇巡撫。

商丘三張

張昉字于東，崇禎庚午舉人，潛心伊雒之學，不言而躬行。甲申後，居一土室，不入城市，時爲五言詩，學陶靖節，書學顏平原，守令欲一見不可得。今七十餘尚存，其兄某少慕神仙，棄家訪道，五十年不歸。弟翮字大羽，頰面修髯，狀貌奇偉，侷儻通輕俠，一日渡江走大雄，薙髮爲沙門，獨留其髯，數年刻期端坐而逝。

常給事

常若柱，山西人，順治丁亥進士，改庶吉士，授給事中，居京邸，惟孺人及一老僕供給使，貧不能具饘粥，居諫職數日，上疏劾闖賊僞相牛金星，當明正典刑，以雪普天之恨，坐禡卽日質一車，夫婦共坐出國門，老僕步從行，路皆歎息。

李忠定公

世史正綱於李忠定公歿，書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於張浚則不書，又引何彥澄家藏朱晦翁墨蹟一帖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實，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

所記多不同常以為恨揭傒斯云宋之不能中興由張浚之  
逐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也中興宋鑑云張魏公有不  
可解者二力攻李忠定而寧與汪黃同朝維揚之變國危矣  
曾微一言聲時相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檜使至得政而  
寧與趙忠簡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中興大事記云使浚移  
其攻忠定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浚徒以有子南軒  
至今稱為正人無識者至此之武侯謬矣江右鄧左之履著  
張浚不當從祀辯語載前卷中

### 秦檜復謚

宋寧宗嘉泰四年追封岳飛為鄂王開禧二年追奪秦檜爵  
謚謬醜此天下萬世公議然實韓侂胄欲用兵而先有此舉  
也乃邊釁既開又誅侂胄以媚敵遂復秦檜爵謚則諱矣

### 王東皐逸事

王東皐伯勉長文選時內大臣某嘗奉世祖皇帝旨逮工  
部侍郎張某至部以旨示滿洲尚書韓代尚書以無漢字  
名公至屬書之公難之曰以譯字命郎中出上意耶某不  
敢不書大臣意耶某腕雖斷不敢書也二公皆歎服其有執  
公嘗宿部休沐甚少而選郎章奏甚煩五鼓啓事視他司為  
多一羊裘着之十餘年毛盡脫滿洲同官聚謀曰王長官一  
寒至此奈何釀金製狐裘一貂帽一持遣公公不受曰伯勉  
生平不受人一錢何敢拜公等賜同官公言於冢宰冢宰力  
勸始受公改御史內陞時都御史以兩淮鹽法敝欲舉公往

池北偶談 四  
公力謝不可曰內陞借補之員例不奉差今必以此事相付  
從前弊竇不敢欺隱以負主上遂止

癖

阮逢集有屐癖祖約有錢癖初不辨得失後客詣約有財物  
擗擋未了見客至便傾身障麓詣阮阮方吹火蠟屐歎曰未  
知此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判阮公高流何  
至與錢奴較優劣耶和長輿亦有錢癖當時與杜元凱王武  
子輩竝稱典午人不顧名教流弊至此

孫文定戒子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服官居鄉恂恂廉慎其子寶侗有高才侍  
公京邸每鄉試必遣歸家戒不得入京闈嘗曰吾為大臣汝

又薄有文譽使或以一第相溷為結納之階平生廉隅掃地  
矣寶侗至今尚為諸生文定此一節真有唐質肅王忠肅二  
公之風

楊國忠

天寶九載楊國忠請復張易之兄弟官爵陸務觀詩何至詔  
書褒五郎是也此與宋復秦檜諡明英宗立王振廟同

成相國二世厚德

大名成文穆公基命大拜後改作居第購得民居有樹貞節坊  
者令勿毀其第遂低一隅其子青壇相國克章大拜後修家廟  
地為前明陳鴻臚之室有少卿坊適當闕門之衝當毀其後  
人式微名而告之曰吾亦故家也忝居相位詎忍壞故家之

棹檣遂改闢門其屋當改造坊久而欲賴屋以支修屋則坊  
圯乃并其坊新之人稱其兩世厚德云

翰林建言

康熙間翰林建言者四人始則孝感熊相國賜履以論時政闕  
失得薄譴上親政擢學士不三年遂大拜繼則廬陵張

學士幹臣貞生諫差滿洲大臣巡方鐫二級去後詔以原官

起用辭不至再召至京卒於位又海陵陳編修雁羣志上書

論督撫大吏貪污又勸上用威刑上親鞫遣戍寧

古塔連及臺省數人又猗氏衛檢討爾錫既齊上書條列時政

上御乾清門奏對不稱旨既而衛以祖母喪歸歸六年復至

京奉旨調外補霸州判二十六年以原官起用二十七年

特旨陞山東布政使然四君子人品各有不同熊受特達之  
知固不必言張居王山與木石為伍讀書刻苦一介不以取  
與衛教授汾西在姑射山中雖長吏罕觀其面皆非陳所及  
也

韋蘇州

韋蘇州史失為立傳宋沈明遠始補傳其生平端末終亦未  
詳集中有逢楊開府一篇少事武皇帝亡賴恃恩私云後人  
遂疑為三衛而韻語陽秋因附會以為恃韋后宗族云學語  
武斷可笑腐儒之見乃如此

葉忠節

葉映榴字丙霞江南上海縣人順治辛丑進士由庶吉士改

部曹出視陝西學政稍遷湖北督糧叅議戊辰武昌兵變從容拜疏公服自剄死奉 旨褒嘉特贈工部侍郎己巳

上南巡其子葉敷迎 駕 上諭禮部等衙門當楚省兵譁之際葉映樞盡節捐軀朕心深切惻悼特詔所司優贈亞卿兼予卹廕今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迎伏道旁彌增軫惻忠節之臣應特與諡以彰異數爾等會議具奏部覆特

諡忠節丙霞故刑部侍郎有聲子弱不勝衣在部曹與予爲文章之交嘗以虔州圍城中詩二百餘篇屬予序論竟未及報乃甫脫顛圍復遭楚難疾風勁草大節凜然贈官易名迺出令甲之外死不朽矣

姚平仲

老學叢談載陸務觀姚將軍趙宗印二詩惜不得姚名字今渭南文集有姚平仲傳庶齋豈未睹之耶

郭希顏邪說

明嘉靖中中允郭希顏以謫外家居上疏建儲嬰世宗之怒傳首九邊後人憐其罪酷有爲請諡者又或入其疏於名臣奏議中可笑按希顏此疏本以遷謫安有覬覦固不必言其在詞林見議禮諸臣驟貴又見相嵩以議典獻王祔廟稱宗得大拜希顏遂建言欲黜孝宗武宗二廟不與九廟之數而以典獻上接憲宗公論惡之遂以計典罷斥其人穿窬之不若而論者不察猶廁諸直諫之列何哉黃毅菴宗伯汝野紀長矚搜備詳其事且謂二祖列宗之靈實禡其魄此萬世公論



論世者之所當知

邊尚書

弘治末孝宗上賓予都邊尚書華泉貢為兵科給事中疏劾  
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廷誤用御藥逮瑜等下獄大理卿楊  
守隨謂同讞諸臣曰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  
之律不宜輕宥此事與泰昌時孫文介慎論紅丸事相類尚  
書工詩博雅為弘正間四傑之一世但知其文章而不知其  
手裁如此又先生仲子習字仲學頗能詩其佳句云野風欲  
落帽林雨忽沾衣又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而老鰥貧窶  
至不能給朝夕以死則先生清節可知也

王文成

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康熙  
中開明史館秉筆者訾警太甚亡友葉文敏方時為總裁予  
與之辯論反復至於再四二十二年四月上宣諭湯侍  
讀荆峴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名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  
上閱之問湯意云何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  
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理學上首肯曰朕意  
亦如此睿鑒公明遠出流俗之外史館從此其有定論乎

仁宗徽宗

元臣嚶嚶曰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炙輠錄記周  
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此語在嚶嚶之前  
可謂絕對

蘇叔黨大節

宋人議蘇過叔黨附梁師成師成妻死爲服總麻云顧略其大節元袁伯長清容集有跋叔黨竹石牧牛圖云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死之其氣節不墜光於前人矣事詳揮塵錄劉後村跋小米畫云叔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叔黨死小官命也夫揮塵錄又載叔黨政和中名入禁中畫窠石而終不遇

武陵起復

予嘗謂楊武陵奪情事後人論之過刻聞之山長教授岱云其父客巖首昇周聖楷輩爲武陵所抑遂騰謗書又當時與黃石齋先生矛盾故論者多少之耳予按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曰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公羊傳閔子要經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春秋亦紀晉襄公墨黻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能改齋漫錄云前漢翟方進喪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賜牛酒奪服宋王姓之默記云本朝不獨宰相卽百執事皆起復惟富鄭公以太平而辭儒臣如楊大年王元之晏元獻皆未持服宣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起復此蓋朝廷體貌況在兵革之際云按已上諸公非盡有金革之事若武陵則金革之事也顧論者不責彼而責此何歟又考明初名臣亦多起復至

羅一峯論李文達後此風始息奪情固非美事然南陽以一  
峰武陵以石齋獨受惡名則不幸也聖楷字伯孔湘潭人有  
才名後爲獻賊僞常德知府發掘楊相祖墓最慘卒爲獻賊  
所殺

### 真諦

樂郊私語載楊璉真伽至海鹽州寓城北德藏寺欲發掘陸  
左丞朱提舉妻女之墓寺僧真諦聞之怒形於色楊五更肩  
輿擁衆出真諦忽起抽韋馱杵奮擊從者數百人不能拒人  
見真諦於衆中超躍每踰尋丈捷如鷹隼楊大懼遁去後二  
年真諦行脚峨眉不知所終此僧殊快人意但恨不在賊髡  
發諸帝陵寢時耳

### 浙江人物

西園雜記論兩浙人物劉文成爲謀臣之首宋文憲爲文臣  
之首方正學爲忠臣之首于忠肅爲功臣之首宸濠之變孫  
忠烈首輸忠死節王文成首倡義勘亂此皆避也獨謂世宗  
之初張羅峯首建議以成大禮此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耶

### 兩薛居正

五代宋初有兩薛居正其一錢唐人仕吳越武肅王官太尉  
卒諡貞顯

### 神魚井

何騰蛟字雲從明末以都御史撫楚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  
平衛遂爲黎平人所居有神魚井素無魚騰蛟生魚忽滿井

五色巨鱗大者至尺餘居人異之後騰蛟盡節死井忽無魚

野紀矇搜

黃毅菴尚書良作野紀矇搜明二百餘年間大事稍備其持論頗正然不可解者二事其一謂李西涯與劉文靖謝文正為三仁其一嘉靖初大禮議主張桂輩而詆楊文忠也

吳康齋李文達

世論吳康齋太刻野紀矇搜云與弼以布衣老儒一旦授五品侍從人皆詫為殊榮寧復過望蓋與弼之聘薦自石亨亨小人後來敗露輿論推求能無為盛德之累如蔡邕受知董卓遂喪生平故不受耳與弼好遯不汗見險能止見地優於楊時多矣此論甚公矇搜又云王文恪評李文達云國朝三

楊後得君最久者無如李賢亦能展布才猷然當時亦以賄聞云文達相業視三楊有過無不及後王亦入閣相業如何勿亦不自見其睫乎頃見施愚山聞在史館作文達列傳頗致微詞不敢謂然施或未觀毅菴此論耳

司空表聖

史謂司空表聖躁於進取前人辨之屢矣考一鳴集有答孫郅書益證史官之妄書略云古之山林者必能簡於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忿然不能自勝於胸中乃不誠於退者然亦窮而不搖辱而不進者蓋自審已熟雖進亦不足救時耳彼一飮之罄或請濟於其鄰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給之也矧當艱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爵秩來天下之賢將與之共拯

其可沽虛而自售耶。又云：愚雖不佞，爲士大夫，獨任其恥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責楊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於大患哉？觀此書，躁進者肯爲此語否？史之妄不辨可知。

峴山幢宋人題名

襄陽峴山羊公祠有石幢一枚，凡六面，高六尺，每面闊九寸，有蓋有座，一面直書下第一行，刻使帖襄陽縣第二行，刻准慶曆七年十一月六日中書劄子，襄州奏當州城南五里有峴山一所，上有古祠碑，又有晉太傅已下俱磨滅，僅存聖旨字末行，上存帖到速採石大字書刻上件，其四面界作六層刻詩，下題名，又一面大書題名，又幢一臥峴山上，其文可辨者十

三字，曰石於山巔播清芬而不已，餘盡漫漶，末云開國男張九齡撰前一幢詩，可辨者三首，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襄州事王洙七言古詩云：襄陽南出大路奔，小山曰峴名特尊，山形卑墮不峻極，屹若巨首臨江濱，大山半宮不成霍，絕水闕左非爲壘，祖巔巔巔戴危石，箕踞曼衍羅芳蓀，漢流長鶩濱其足，東望瀟瀟迤皆平原，槎頭下瞰罟罾集，蔡洲近眺田園著，何物茲山匪秀出，得使今古聞聽喧，自昔羊公好登覽，山名直爲賢者存，鹿門望楚鎮區境，鳳林冠蓋延山樊，丹巖翠壁互幽勝，日月虧蔽煙嵐屯，公胡遺彼而樂此，談者未始聊診綸，吾謂聖達竟超豁，高覽便欲周乾坤，孔登泰山小天下，阮升廣武歎豎缺一，會稽探穴禹書出，之罘望海雲壽

翻此中風景亦虛遠極目見盡江山源東吳未定勞機策置  
酒嘯味紆勞煩數顧溫南恤躬後誓將百歲游精魂對公盛  
德與山永正唯湛輩如公言今茲去公僅千載凜然英氣猶  
軒軒我來追古一長息舊迹廢毀成悲吞民豪占山童其木  
嘉植不得容本根利取薪蘇積糶黍粥之陶旣供燒燔羊公  
無廟忽不祀但縱淫鬼歆牲粢中亭有碑卽墮淚至今觀者  
懷仁恩於民何誅不足問非民忘德由官昏下教里邑復祠  
宇叙諸祭典躋之元恩仁愛樹恭所爰禁止樵伐修墾垣且  
欲王命得守固膽言狀事馳九閣書聞天子缺一報可金石  
款刻垂後昆缺五遺愛勛爾風化常缺二給事中知蔡州事  
吳育絕句羊公千載得清吟芳迹雖遙契昔心更與峴山爲

故事凜然風格照來今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李宗  
易律詩叔子祠荒歲已深異時賢守重登臨峴山岑寂瞻風  
槩漢水靈長想德音奉詔始聞新締葺有知那復歎湮沉又  
刑翠琰畱南夏先後功名照古今其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  
侍郎李淑諸人詩皆缺已上每面十一行十二字名字可辨  
者范仲淹李淑吳育劉敞李宗易張去惑孫抗韋不伐李康  
伯賈黯裴昱馬雲黃通連庠又宋人飲餞題名甚多知名者  
張唐英趙德麟魏道輔岑巖起李方叔已上凡七則大者方  
員徑寸小者殺其半字畫端勁非俗書也予以康熙壬子過  
襄陽徘徊祠下未及摹搨止錄諸公題名字門人淮陰張力  
臣崇有嗜古之癖辛亥過襄曾有拓本頃索之略錄如右

蘇汝霖陳光龍

廣西孫延齡馬雄之亂死節者前則巡撫馬公雄鎮富川知縣劉公欽鄰後則巡撫將軍傅公弘烈又有聞關賊中百折不回乃心王室如提學道僉事蘇公汝霖平樂縣知縣陳公光龍亦疾風勁草也蘇棄家逃至肇慶軍前題補布政使部議以品級太懸不允蘇尋死於粵然軍前題補品級相懸者不可勝計如胡一璉以僉事題補布政使是也獨蘇格於部議可歎陳僅題授梧州府同知尋以病請一妾鄧氏一子粵郎皆死徭峒中讀其與袁太常書甚可悲也蘇字鶴洲石埭人壬辰進士陳黃陂人舉人

王秋澄

王秋澄先生教萬曆中官吏部文選郎中力持公法政府權璫無所措手繼者為顧涇陽孟雲浦馮思豸生皆效之遂相繼黜逐伍袁萃林居漫錄云然又嘗薦起鄒忠介趙忠毅諸公為正人所倚先生吾鄉淄川人也

王邦直

王邦直字子魚又字東溟卽墨人以歲貢官鹽山丞上疏罷歸殫精聲律之學聚書千百卷坐臥一小閣二十年成律呂正聲六十卷其說謂君聲最清管以三寸九分本呂氏春秋其數配之揚子雲太玄縷析比合而以諸家九寸之說為非是萬曆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公如砥上其書史館深為大學士南允陳公所歎賞周公云班固律曆志載卽墨徐萬且

氏治太初曆第一。而子魚追配之於千載之後。其外孫黃御  
史宗昌序刻之。康熙十八年。予在明史館。亦上其書。

楊襄毅

蒲州東門外。有兩阜蜿蜒。形家相傳以為貴地。楊襄毅公博  
為吏部尚書時。命堪輿擇吉壤。得此地。以告公曰。此關闔郡  
文章科策。我曷為私之。即於其地建文昌祠。人皆服公厚德  
不可及。後公長子俊民。官至戶部尚書。第四子俊卿。官錦衣  
餘三子皆官監司。俊卿子元祥。元祥子世芳。皆官詹翰。世以  
為公厚德之報云。元祥未弱冠。登第入翰林。早死。母哭之慟。  
一夕見夢曰。毋勿過傷兒。當復來。未幾生遺腹子。即世芳也。  
未弱冠。亦登第入翰林。母猶及見之。吳天章叟說。

大椿堂

蒲州有大椿堂。為楊襄毅博王襄毅崇張文毅四維三公讀書  
之所。其後三公相繼登進士第。一大拜。一至吏書。一至兵書。  
張即王之甥也。山西至今傳為盛事。

黃詩

黃先生端伯。江西人。精禪理。少時見其瑤光閣集一卷。皆宗  
門語。乙酉。以給事中殉節金陵。將授命。有報恩寺僧一輪趨  
過。黃呼令代書一絕云。對面絕思量。獨露金剛王。若問安身  
處。刃兵是道場。書畢。從容就義死。此詩載甲乙事案。

兩蕭后

遼聖道二宗。享國皆最久。皆有宮闈之變。聖宗仁德皇后。善



琵琶法天后礮斤誣其與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通投書聖宗寢帳聖宗不之信其後竟爲礮斤所殺道宗宣懿皇后工詩尤善琵琶耶律乙辛誣其與伶官趙惟一通搆死才藝足爲婦德之累況可耽音樂乎仁德事載契丹國志遼史本傳不載宣懿事詳焚椒錄

### 王若之

王若之字湘客益都人明南京戶部尚書基家孫爲人蕭酒疎誕有晉人風致工尺牘好彈琴善五言詩嘗刻尺牘五言四卷以門蔭入官仕至長蘆都轉運使南渡官金陵大兵渡江若之轉徙寓姑孰佛寺以書畫鼎彝古金石文字自隨車尚兼兩洪文襄公承諭之降不屈死王所寶古琴名桐箏今

尚在其家

### 徐鉉

南唐以徐鉉使北請緩師後主曰卿行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對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耳此不惟純臣之誼亦識事機後金人圍汴京唐恪耿南仲輩專主和議止各道勤王兵遂致二帝北狩之禍非鉉之罪人乎

### 李師中

蘇明允預識荆舒之姦人皆服其先見同時李待制師中因邸吏報包希仁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無能爲今鄴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

人明允擬之王夷甫盧杞師中擬之王敦其識不相上下皆不減張安道呂獻可今人但知老泉何也

馬驥

馬驥字驄御一字宛斯濟南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仕為淮安推官終靈璧令生而清羸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撰辨例三卷圖表一卷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又著繹史凡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以後至秦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合一百六十篇篇為一卷始開闢原始迄古今人表其書最為精博時人稱為馬三代崑山顧亭林炎武尤服之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璧人皆為制服云

蕪湖烈婦

江南初入版圖時有裨將於蕪湖掠一婦人義不受辱衣服上下縫紉周密其夫訪贖之主將堅不許婦悲憤投水死至晚泊舟舵前窻窳有聲則婦尸已在次日泊舟復然以篙逐之俄頃復至又次日復然乃昇而棄之岸月餘此將在船頭納涼忽大叫曰婦又至矣翻身落水而死

二尹

成化間歷城尹恭簡公曼為小人所擠尹直著瑣綴錄尤極誹謗其書久行於世至有不辨二尹邪正者一日閱李文鳳月山叢談公道較然因錄於左方李云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于進位尚書掌通政司託言神降有江西

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公不右江西人乃計謀極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及薦泰和尹直入內閣起承新劉敷長憲臺高安黃景貳禮部四人皆世稱寡廉鮮恥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晚節一夔進工部尚書宣貳吏部物議沸然不平獨服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介特未幾攷省誅死直等相繼免公論始明云當時謠曰公道不如王恕選法不如尹旻

### 張昭

張昭濟南蒲臺人忠義前衛右千戶所司吏英宗復辟石亨曹吉祥等恃寵賣官至三千餘員昭奏之直隸山東大饑復上書言六事上皆從之後任南昌府司獄學士張元禎謂之曰君昔三疏位卑而議論甚高官小而事業則大已寫入金鑒令名無窮矣蒲志出庸手恐遺此公因讀月山叢談錄之以存其人

### 圖文襄厚德

大學士諡文襄圖海公既定平涼軍中論功取諸將偏裨士卒記功牌報部記過牌悉聚焚之不以語人其厚德如此子諾敏公今爲刑部尚書人以爲陰德之報前實雜令高君某云在軍前親見之

### 鈞陽二老

一日與客談及逆瑾時閣老劉宇曹元不知何許人及考列卿年表元南直隸含山人宇則河南鈞州人與馬端肅公同

時同里馬公勳德如泰山北斗至今人稱鈞陽公而宇曾不得比於蚍蜉之細官位之不足重人如此

光孝寺鐵塔文

廣州府光孝寺有鐵塔一乃劉鋹所造上有文曰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有慶祈鳳曆無疆萬方咸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後列中官姓名予廣州遊覽小志別詳之

三帝陵詩

一路荒山秋草裏行人惟拜漢文陵唐人詩也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宋人詩也祠官如可乞長奉泰陵園

先帝侍臣空灑淚泰陵春望已模糊明人詩也文帝仁宗孝宗三君德澤感人之深如此

至誠

古來名臣多矣然千百年後讀史至諸葛忠武侯司馬文正公之薨輒感動流涕者至誠爲之也

朱忠莊公遺疏

明中丞朱忠莊公諱之馮本名之裔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金忠潔公鉉其妹之夫也二公平日以理學相砥礪後皆死甲申之變公子丁未進士敦厚示公殉節時遺疏及家書各一通敬錄之疏云我國家金甌全盛不謂人心離散財用困窮一至於此此臣之所爲痛哭流涕也臣力已竭臣罪滋深

南望九叩一死以報我皇上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憂勤獨深曆數無疆中興可待唯以收人心培節義二者爲先務而已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拔廉官此大學所以反復於用人理財也我朝士氣原振自逆璫摧折遂致廉恥風微從來仗節死義之士多在敢言極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云遺書云吾弟吾兒讀書須讀經世書佔俾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此心慷慨朝聞夕死原無二也勿以爲念公死時有宣府諸生姚時中同日自經於學宮

任疾記

忠莊朱公著在疾記一卷語多精詣略載數條於左○深山靜坐十年使習與性離塵世順應十年使外與內合爲學之事或幾化矣○人白晝至夜當知何所事知者則性命生死俱了○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卽是仕止久速○古之人修身見於世非誠不能誠則貫微顯通天人一世不盡見百世必有見者○紀綱之壞存乎風化氣節之壞存乎培養人心之壞補偏救弊存乎執中約言之存乎朝廷○聖人之死還之太虛賢人卽不能無物而況衆人乎○實變氣質方是修身○士憎茲多口則何以故曰持介行者不周世緣務獨立者不協衆志小人相仇同類相忌一人扇誘百人吠聲予嘗身試其苦者數矣故君子觀人則衆惡必察自修惟正己而不求於人○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

池北偶談  
我哉○中者不落一物庸者不遺一物○隨事無私皆可盡  
性至命而忠孝其大者○平日操持非實試之當境決難自  
信○隱惡揚善聖人也好善惡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  
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其讒謗者小人也○赴大機者速斷  
成大功者善藏○同是中庸而有君子小人之別微矣哉

池北偶談卷十目錄

談獻六之六 凡四十二則

崇禎五十相

初夫人劉太夫人

溪州銅柱記

杜公厚德

成給事

瑣綴錄

邊大綬

歆向

周璆

二八俊八顧八及

兩黃祖

樓護養呂公

韓定辭

烈婦

應徐二高士

秦李宗吳

司馬公和安石詩

張獻忠黃巢

羅文毅

叢氏

耿逸菴張仲誠

烈女

林氏

召平

楊尚書古道

王方伯

何顏偽道學

宋兩唐伯虎

紀載失實

翟黃

趙孝廉

黃綰

烈女

賀醫閭

王山隨割

冷孝子

范文肅家法

六女

陳太守

足下黑子

秦羅子孫

朱公子鮑

卷十目畢

池北偶談卷十

談獻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高都姪廷掄簡菴較

崇禎五十相

崇禎朝閣臣五十人韓爌孫承宗黃立極張瑞圖李國楨施鳳來來宗道楊景辰李標劉鴻訓周道登錢龍錫成基命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溫體仁吳宗達鄭以偉徐光啓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文震孟張至發始由外僚入閣林銜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傅冠劉宇亮薛國觀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謝陞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牲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貢范景文丘瑜



初夫人劉太夫人

先始祖妣初夫人諸城人年始笄一日忽為大風吹至新城之曹村時始祖琅琊公方為某大姓傭作未婚遂作合焉三世至頴川公而讀書仕官四世至太僕公始大其門二百年來科甲蟬連不絕皆祖妣所出也萬曆中吳門伍袁萃著林居漫錄記其事後嘉興賀燦然作漫錄駁正於此條下云王氏之興必有陰德此類語惟不知此事乃實錄也○又先司徒公萬曆間以終養告歸舊有撫楚時銅瓜二命工鎔之忽成峰巒洞壑之狀及南極老人西王母八仙之形無不酷肖是日先高祖妣一品劉太夫人九十壽辰也觀者皆悚異此事載朱平涵相國國澆幢小品中伍以王氏發祥於司徒公而不云太僕公則誤

也太僕公登嘉靖辛丑進士司徒公登嘉靖壬戌進士謂司徒公登丁未進士亦誤朱公小品又記先太師公宣大出粟事謂推之九邊皆可行然謂為王見菴中丞誤也先司徒公別字見峯太師公別字齊字朱筆誤耳

溪州銅柱記

五代楚王馬希範復溪州銅柱記云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天策府學士江南諸道都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弘臯撰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凡空一字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緒綿遠則九九百年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郡帥內附古者天子銘

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  
恩信敢繼前烈為吾紀焉弘臯承 教濡毫載叙厥事蓋聞  
祥軻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謂  
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洎帥號精天相名映氏漢則宋均置  
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  
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通鑑作仕愁五代史作士  
然吳任臣十國春秋作仕  
然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  
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幸於大國亦  
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間隙俄至動搖  
我王每爾含宏常加姑息漸為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  
暴辰豐疆吏告偏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

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

晉天子肇造不基

倚注雄德以

文皇帝之徽號繼

武穆王之令謨

則命

我王開天

策府 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  
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 王乃以靜江軍都指揮  
使劉勅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溪谷彼乃棄州  
保險結砦憑高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勅虔遵廟算密運  
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采  
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為父輸  
誠束身納款 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撫崇侯感德以歸周  
子孟獲畏威而事蜀 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  
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

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  
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命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  
賑貧民乃遷州城於平岸溪之將佐感恩向化請立柱以  
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鐵士無告勞肅清五  
溪震讐百越底平疆理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  
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恃懸崖絕壁苟君  
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  
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底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  
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弘臯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  
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  
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嶮不足恃我旅爭先若

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

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

兮千萬春推誠奉節弘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

副使判內外諸司事永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

節永州諸軍事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奉教監臨製造按希廣即廢王

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與五衆歸明衆具

件狀飲血求誓楚王略其詞鑄於柱之一隅

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已來代無違市天福四年九月

蒙王庭發軍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頭將本營諸團百姓

軍人及祖父本分田塲土產歸明王化當州大鄉三亭

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舊額供輸不許管界團保  
軍人百姓亂入諸軍四界劫掠竝盜逃去戶人凡是王  
庭差綱收買溪貨并都幕採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其五  
姓王首州縣職掌有罪本州申上科懲如別無罪名請  
不降官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准前差發大軍誅伐一  
心歸順王化末事 明庭上對三十天下將宣祇為證  
者

王曰爾能恭順我無差徭本州賦租自為供贍本都兵士亦  
不抽差永無金革之虞克保農桑之業 皇天后土山川鬼  
神吾之推誠可以 元鑒 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上柱國隴西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彭士愁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彭師佑

此下有檢校尚書左僕射龔明芝

檢校左

散騎常侍覃彥仙

檢校國子祭酒朱彥瑀

檢校太子賓客向宗彥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

書右僕射守溪州三亭縣令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俗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左義勝第三都將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刑部尚書前守富州別駕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杲

此下有檢校太子賓客龔貴

檢校左散騎常侍覃彥富

押衙充砂井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棟 武安軍節度討擊副使左歸

義第三都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彭師昂此下有檢校尚書左僕射覃彥勝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彭允臻檢校

右散騎常侍田彥道

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并石蓮花臺維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

予按陸游南唐書謂彭師昂不知其世家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且執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昂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昂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為是哉至衡山與廖偃護視其謹遂築行府奉希萼為衡山王請命金陵元宗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昂俱從行馬令南唐書云希崇遣彭師昂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昂奉希萼為衡

山王臣於南唐十國春秋云希萼入府視事吳宏彭師昂見希萼皆釋不殺賜希廣死彭師昂葬之瀏陽門外師昂疑卽師昂也然則彭氏雖溪蠻乃馬氏之忠臣與周行逢據湖南時有謠云滿天太保滿地司空觀此碑所書蓋自馬氏時已然矣

杜公厚德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愠之色京師有無賴子偶與騶卒鬪乘醉隨公輿後辱言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詈可已乎無賴子歸酒既醒或告以昨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歲時必至公門叩拜卒為善人予

鄉文定孫公延司寇高公珩居鄉亦然皆可爲士大夫法

成給事

初益都馮公薦起魏光祿象於田間并及成主事性於是魏授御史成授給事中成卽魏已丑門生也會以中書舍人假御史巡按福建有清聲在京師却掃絕交遊亦廉介之士然其著書自述有云不用磁器以木代之夫磁器非玉杯象箸之比詎可廢之亦矯矣在省中無他建白惟請遣官清丈蜀省田增加賦稅會有兵事其說不行

瑣綴錄

尹直瑣綴錄極詆尹恭簡公曼予頃閱月山叢談已錄其說二公邪正瞭然可見又駱兩溪文盛南埜雜談云吳康齋陳白

沙卓然一代人物卽有所短亦白璧微瑕而尹直瑣綴錄肆其醜詆所謂醜正惡直小人而無忌憚耳可見公論自在千古但駱議梅聖俞以私憾作碧雲駮毀范文正公則非是碧雲駮出魏泰之手假名聖俞耳泰卽作東軒筆錄者

邊大綬

明末任丘人邊大綬爲米脂令發賊李自成祖父墓賊旋敗刃走死王氏聞見錄載唐末巢寇犯關一道人詣安康守崔某請斲黃巢谷金統水泉源中得窟窟中有黃腰人舉身自撲而死道人曰吾爲天下破賊訖未幾巢滅大駕還京古今事相類乃如此

歆向

後書祭遵傳詔與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伐公孫述按劉植傳歆植之從兄字細君與植弟喜皆繼植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向植之子嗣植為昌城侯徙封東武陽侯歆乃向之從伯父也

周璆

陳蕃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蕃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此亦仲舉事在徐穉前

二八俊八顧八及

東京之末黨人有八俊八顧八及之名太學所標榜也李膺杜密以下為八俊郭泰范滂以下為八顧張儉劉表以下為八及至儉鄉人朱竝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則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元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谷宣褒為八及中間惟張儉劉表同餘皆異名字

兩黃祖

孔融為北海相左丞黃祖勸融結袁曹融怒殺之此別是一黃祖皆漢末人

樓護養呂公

前書樓護傳護為廣漢太守莽子宇與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發覺莽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到數日有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又

云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按此呂公卽呂寬父所謂與護相知者當是既執獻寬而收養其父母耳護出入王氏以勢利交得官又患難中殺故人子以媚權奸縱養其父母終身罪難末減孟堅既誤收之游俠傳中又載此事以爲美談首尾自相矛盾又誤之誤者也

### 韓定辭

唐末詩人韓定辭仕爲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爲王鎔聘劉仁恭與馬彧倡和所謂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者事載全唐詩話按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定辭乃忠獻王琦四世伯祖忠獻五代祖又賓稱庶子府君歷仕鎮帥王紹鼎景崇鎔三世有子二人長定辭次昌辭昌辭仕爲鼓城令卽忠獻王高祖也東坡嘗書前詩而云定辭不知何許人豈未考其家世耶

### 烈婦

康熙十八年十月署江西巡撫布政使王新命上言浮梁縣縣丞饒紹德妻朱氏母權氏遇賊搜洗慮被污辱皆投繯死十九年三月偏沅巡撫韓世琦上言瀏陽縣生員汪天溥妻魯氏於十五年六月遭棚賊爲亂於爐煙涸遇賊露刃迫脅抗罵不屈被殺禮部議旌表

### 應徐二高士



杭州應嗣寅徵士名撝謙性至孝母病數年撝謙侍疾晝夜不懈母憐之強為娶婦終不入私室母卒逾祥禫始行合卺禮坐臥不下樓人罕梯接以經學教授里中生徒甚盛所著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圖說書經蔡注拾遺詩傳翼禮學彙編春秋集解古樂書今文孝經辯定編注古本大學中庸本義語孟朱註大全拾遺較定文公家禮諸書康熙己未詔徵不至卒於家自撰無悶先生傳略云學不適時不好禫不喜王陸家言為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足跡不出百里而泰華溟渤皆於書冊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義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云同郡徐介字孝先陸圻景宣之甥也食貧

隱居二十妻死不更娶一麻布頭巾數十年不易嘗集陶杜詩各一卷

### 秦李宗吳

蘇門之秦李李王同時之宗吳諸子其文詞高下不知何如然皆不失為君子而朱文公鄭端簡皆力詆之蓋諸子恃才凌物或不能無以為小人則二公亦難以一手揜萬世耳目也朱子左袒王介甫而詆二蘇公論蘇王二氏門人之文則寧取呂惠卿而不取少游又左袒張浚而終不得不推重李忠定君子不黨吾不謂然

### 司馬公和安石詩

司馬文正公為中丞奏彈王安石言非行偽王制所誅非曰

良臣實爲民賊。安石亦云：自新法之行，始終以爲不可者，司馬君實也。公集中載和安石二詩，如安石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公則云：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和烘蝨云：醯酸螞聚理固然，爾輩披攘我當坐。直如火柄鑿之，不相入而君子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張子韶云：溫公之門，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之門，一傳而得呂惠卿，再傳而得蔡確，三傳而得章惇，四傳而得蔡京，五傳而得王黼。

### 張獻忠黃巢

張獻忠亂蜀日，城市祠廟焚燬無遺。唯於梓潼縣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遇張桓侯廟，亦不敢燬。唐黃巢之亂，所過多被殺傷，然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盜賊行事，相類如此。

### 羅文毅

菽園雜記載：狀元羅應魁復官，以病請告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爲鄉約。凡爲不善者不齒，大惡者棄之。於是有強梁二人，被執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爲羅倫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重辟矣。予謂文毅嫉惡已甚，不可爲法，適足爲盛德之累耳。

### 叢氏

文登叢大司空蘭本，漢稔侯金日磾之後，相傳日磾四十五代孫，亦遷縣之叢家峴家焉。遂以爲姓。至今科名甚盛，江西

多淦氏舊傳亦曰碑後有金賦者為制置使宋高宗為加點水遂有淦姓詳載予皇華紀聞

耿逸菴張仲誠

耿介字逸菴河南登封人順治壬辰進士翰林簡討遷大名道副使康熙丙寅臘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湯潛菴疏薦之略云原任翰林院簡討轉直隸大名道副使丁憂回籍河南登封人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今雖年逾六旬精力尚健老成宿素罕見其儔者皇上念衛既齊之賢復其原官凡有寸長誰不思奮臣才具最下恩遇過隆豈敢竊位蔽賢自昧舉知之義儻蒙鑒臣愚誠將介徵取來京賜以引見可否

錄用自有 睿裁非臣愚所敢擅議也云吏部覆准下河南

巡撫起送入京奉 旨從優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未幾陞詹

事府少詹事予曩為湯公作繪川書院詩有云轅轅有耿介

上蔡有張沐著書各滿家眾流匯川瀆耿公實廉吏齋廚甘

杞菊張公赴徵車萬里向巴蜀正謂是也沐字仲誠順治戊

戌進士曾知內黃縣後以魏尚書環溪象薦起知四川資縣

謝病歸

烈女

閩縣旌表孝子王鑑女慧貞年十六許字儒士楊儼夫死謀以身殉家人防之因請奔喪遂自縊

林氏

丁卯夏四月巡撫浙江金中丞鉉以海寧縣民陳雲生母林氏年一百八歲尚勤紡績請旌表部議給銀建坊曰貞壽

### 名平

漢史名平凡兩見一在蕭何傳勸何悉以家私財佐軍得免禍一在齊哀王傳諸呂欲爲亂朱虛侯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齊王與中尉魏勃謀發兵齊相名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名平曰道家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一名平耶智愚之懸殊乃若此

### 楊尚書古道

蒲州楊大司馬守禮既貴休沐歸里有父執某老儒也所居陋巷蓬華公往謁下車徒步拜於牀下老儒直呼其名蒲人至

今傳之

### 王方伯

王庭字言遠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仕爲廣州府知府歷官山西布政使廉介不苟所至以清惠稱罷官歸足跡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間人不知其二品大僚也年踰八十乃卒五言詩清真古澹有陶韋風與石湖邢昉相上下足稱逸品

### 何顏僞道學

何心隱在萬曆間屢變姓名詭迹江湖間所蓄金帛不貲嘗遊吳興誘其豪爲不軌又與一富室子善借之數百里外忽曰天下惟汝能殺我我且先殺汝繼之湖中取其家數百金

然後縱之其黨呂光者力敵百夫相與爲死友又入蠻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長事聞於朝先會祖時爲湖廣巡撫捕之獲於嶺北置諸法罪狀昭然有御史趙崇善者挾私憾追劾先公殺心隱媚江陵而推心隱講學時先會祖久以戶部侍郎養親家居矣雖事之本末自有公議而崇善捷捷幡幡良可畏也此事之詳具載大宗伯周寅所先生應寶識小編王弼州先生別集其所載顏山農挾詐趙文肅千金與姦良家婦爲心隱所毆事尤醜山農卽心隱講學師也道學狼籍至此可歎可歎崇善此疏刻入萬曆疏鈔或未詳何顏顛末者恐輒信之聊復述及以質公論云

宋兩唐伯虎

宋唐伯虎字長孺初名贍丹陵人庚之兄也治易春秋皆有家法性孝友史載其迎父瀘南及臨卽獄事時人以爲難及附見文苑傳王鞏隨手雜錄云全州進士唐伯虎至冥司主者放還語伯虎曰到人間爲我轉法華經亦當勸人誦之後仕爲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紀載失實

鼎革時小說紀載多失實嘗於史館見一書曰弘光大事記內言甲申年山東大姓新城王氏淄川韓氏起義兵爾時先伯父御史公鼎全家殉節先祖布政公年八十餘家居祭酒公奉侍避兵山中無義兵事其云韓氏蓋韓氏有僕王某李某皆乘亂聚衆爲羣盜亦非義師其濟南以東舉義者有長

山劉相國訓之子孔和、李侍郎化熙而記不及之。又云流賊偽制將軍至濟南，推官鍾性樸死之。按鍾公字文子，順天人。崇禎癸未進士，國初為濟南府推官，遷本省提學道。僉事，予順治庚寅自童子為諸生，中辛卯鄉試，皆鍾公所拔。烏有甲申死難事耶？野史之不足信如此。

### 翟黃

新序：魏文侯與士大夫坐，曰：寡人何如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云云文侯怒而逐翟黃。次至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復召翟黃，拜上卿。唐魏文貞直諫，忤太宗，長孫皇后朝服而賀，亦同此意。

### 趙孝廉

趙孝廉起鳳，字羽聖，德州人。篤於行誼，常撰一本歌以勸宗族，作師友俎豆錄，人各為傳贊，又作一室合祀之，每節家祭後必及焉，仍以餒其子孫，加以粟帛，歲時不絕。鄉里化之。康熙甲寅年七十卒。

### 黃綰

黃綰，陽明之門人，以議大禮附張桂得進用，永嘉呼為平原十九客，講學之流弊至此。

### 烈女

林氏清玉，武平縣人。許字鍾廷楷，楷以康熙十八年四月自京回，中途病亡。清玉聞訃痛哭，竟往夫家，拜靈慰姑，候喪葬。

事畢解金耳環吞之而絕部覆旌表

### 賀醫閻

賀醫閻先生集一條先生聞巡按御史考試丁憂生員歎曰壞人倫壞風俗莫甚於此古人凡有喪者天子之命三年不過其門教孝也忍心害理君子肯爲之乎近日風俗日下方面大僚郡縣有司凡地方富饒者無不營謀奪情督撫公然題留吏部公然覆准不知一郡一縣何以必不可少此一官而上下以賄成至於蒙面喪心如此使醫閻而在不知如何扼腕矣○醫閻集又一條云內外文武罕不出於宦官宮妾之門安望天下之治予謂宋仁宗謀相於王素而欲得宦官宮妾不知名者此一事便卓絕千古

### 王山隨劄

張箕山講學貞生以言事謫歸居廬陵王山有定巖覆筍峯木琴澗虎子巖諸勝皆伐木開道手自創闢箕山住此二年復應詔出歿於京邸又一年予入都門見其居王山時茅屋隨劄一卷想見此公學道刻苦非人所及略錄數則於此○王山金頂之勝在於高尤在於孤然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絕頂惟高而孤雖天清氣朗無晝不風風聲四起衆山動搖人立其上脚根不穩風欲挾之而翔行者相顧裹足予獨欲於震撼處放步然而危矣○王山笋類多苦烹之亦有真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啖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爲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

若館至飲食細故非刃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  
味令飽嘗耶○王文成訪地藏洞一異人值其睡方醒問第  
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汝儒家兩箇好秀才語畢  
復睡張子坐臥巖中有以仙術告者回思自幼識字及壯奔  
奔波波老忽將至雞鳴而起便秀才二字做不了何暇言仙  
○巖栖一年日月逝矣內省多疚深自戰兢敬寫聖容奉以  
出入道大莫名非敢贊揚聊以自警贊曰古今一人大哉孔  
子天地終始要其立言非有殊旨道不遠人躬行而已諸儒  
沾沾新奇自喜門戶異同恍惚疑似行非所知言大而後憫  
我童蒙茫茫涯涘逐影捕風出彼入此行不顧言人視人指  
而今而後求歸於是未能希賢尚勉爲士登高自卑行遠自

邇不善則改聞義則徙恭對聖容庶幾有恥○宿雲霧座大  
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毫無  
厭貧之意頓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溫○客來山中者輒贈  
竹杖強之登臨或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或曰知命者不立  
乎巖墻之下予曰不然天下惟看破生死底人方不爲生死  
所奪可爲忠臣可爲孝子可以樂天可以立命

### 冷孝子

冷孝子名昇益都顏神鎮人諸生父植元好遠遊崇禎己卯  
歲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孝子發憤依肇慶道趙  
君韞退進美往端州冀便咨訪一日有喬某者亦山東人往西  
粵孝子跪請訪求閱歲喬返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



遂辭去湖牂牁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經  
遷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叟詢知與其父舊爲  
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遇竟得父櫬於龍  
州北門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叙其事爲龍州扶櫬記  
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蠻荒萬里之外視王  
紳滇南慟哭記尤難書之以風世云

范文肅家法

文肅范公文家法最嚴子弟不稍假色笑長子官戶部侍郎  
次子官翰林學士往往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故忠貞  
承歷官督撫皆以清節著聞終殉逆藩之難論者以爲家教  
云忠貞弟承勳今爲雲貴總督侍郎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介姑潔姑寅姑璇姑遭真寇之  
亂誓志同死聯臂投淵又南海縣樵夫陳茂逢虎斃命妻張  
順娘覓遺骸築墳殉節禮部題准旌表南海縣義女黃隨香  
罵賊捐軀赴焰死禮部覆無旌表僕女之例

陳太守

陳龍巖福建晉江舉人累官江寧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  
妖人朱方旦左道蠱惑四方督撫藩臬所至郊迎爲立書院  
至金陵總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轅門傳鼓聲甚急遣問之  
陳立轅門外直對云無餘事知府某以朱方旦左道惑衆來  
請發下鞫審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雖怒其戇然素知其廉

韓亦不罪也。後陳卒於任，總督于成龍親弔哭之。

### 足下黑子

畫漫錄云：郭忠武使渾忠武瑊洗足，見汾陽足下有黑子，捧玩久之。汾陽問其故，渾答云：瑊也。足亦有之。汾陽令跣而視之，笑曰：不及我。明皇雜錄：安祿山初事張韓公，仁愿韓公嘗令洗足，韓公足下有黑子，祿山竊窺視，韓公問之，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黑子，比公色黑而加大，韓公觀而異焉，因加寵薦，兩令公功名相埒。若祿山叛逆，亦與韓公相似，相豈足貴哉！又北夢瑣言載：西門軍容與吳行魯事亦同，豈一事而傳聞異詞耶？

###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幸湯陰，綽有文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為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為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即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為南渡第一者也。

### 宋公子鮑

春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既而夫人使昭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左氏曰：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予以為丘明之言諄矣。弑昭公者，公子鮑為首惡，罪不可薄觀。鮑日數於六

卿之門又竭粟以貸國中此與商人田常輩何異襄夫人以  
祖母欲淫其孫爲昭公之不禮於己輒先殺公子印等而昭  
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殺之蕩意諸言之而昭公不敢適諸侯  
蓋襄夫人平日有馮太后武壘之惡公素畏之而鮑因嬖幸  
以陰肆其篡弑之謀非一日矣故昭公弑鮑遂立雖曰王姬  
實鮑之謀善乎劉原父權衡曰公子鮑爲不臣襄夫人爲不  
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  
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遂弑其君宜推公子鮑爲首惡不得  
輕此兩人之罪反惡宋公也昔儒謂左氏是非謬於聖人不  
其然歟

